

魏書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闕駟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
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
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

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麴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乂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溫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爲難當府

司馬卒于仇池長子廣復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

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

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圻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

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郟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

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隸西府

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

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

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

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義以穆爲汝南內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地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

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旣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至南部主書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數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

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
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
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爲典雅
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
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
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
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
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
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

而末及鄙黷人皆竒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
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
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
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雋所尚時蜀沙門
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
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
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
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
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
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

曰羣犬吠新客佞闈排踈賓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
望衛惋祝鮓眇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
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
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鮓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
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
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
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
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
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此似勝焦先志意所栖

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
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
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
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犗牛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
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
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
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
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
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

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雋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十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間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間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間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間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

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
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
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
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
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
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
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嵩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
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
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

巴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
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捷委託之
牧捷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
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
州從牧捷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
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

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
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
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
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
弱冠知名涼上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
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
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
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

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
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
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
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
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
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
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

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
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
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
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
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妣昇喪以田險詖蔽其
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
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
唐后垂橫美虞踈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地銜
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
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

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錄夕惕乾乾
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
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
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卧樹男加鷹揚將軍
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
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
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
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
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
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旣深情期

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
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鬼我恒嶺滉瀆滄溟山
挺其和水燿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
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
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臯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
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
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
旨帝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應其
求翰飛東觀口吐瓊書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
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

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邑

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

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

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旣殊標榜莫緣開通

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

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

樂採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

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頽落穉其十一文以會

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覲良闇止

伊爾虬光四鱗曲水其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
 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
 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
 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
 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褻飾有過其分既
 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以留
 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
 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
 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
 彩涼區其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

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雋響駭華戎其響駭伊何金
 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
 淵渟秀藻雲布其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與乾
 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未貽大賚其伊余
 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足丹
 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
 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
其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
 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未佩明箴其遠思古賢內尋諸已
 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

獲恬止其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
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在昔平吳二
陸稱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
與之均於紵縞其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
仍顧千載曠遊構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年時
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
敝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勿
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
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
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
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
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
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
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
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
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
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瓚暮

瑣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
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
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
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
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
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
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
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
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
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彊徇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掬其於皇我后重明襲

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天幹野無投綸

朝盈逸翰其自昔涼季林焚淵酒矯矯其子鱗羽靡託

靈慧雖奮袂氛未廓鳳戢岷丘龍潛玄漠其數不常擾

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

我王度庶績緝熙其自今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

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聞

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

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其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

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

聲其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雋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倬有名於西土父玖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不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

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

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嵩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
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
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
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
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
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
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
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

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
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
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
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本或作悲亦作匪谷
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

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阼拜爲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鏹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措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

解咸得理衷爲當時雋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謚

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

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
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
才華同脩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
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
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
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
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
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旣聞爾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

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
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
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
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
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
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
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旣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
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脩起居注永安二年
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兖州又追

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
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
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
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
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
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
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
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
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
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
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

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
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
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
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
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
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
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
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
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
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

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
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
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
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
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
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世祖明旦復登亞父
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
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
識孝伯曰旣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
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

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

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貝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

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
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
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
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
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
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
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
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
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

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
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
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
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
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
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
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
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
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
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

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僑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未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未昌已過淮南康相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

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
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
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翻水魏國君
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
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
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
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
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
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

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
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
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
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
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
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
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
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
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
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

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

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贍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贍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
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
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獻自
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
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寘基感會邀幸昌辰
綢繆幃幄繾綣侍從靡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
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
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

曰江陽之巡竒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至
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
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敘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
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末臣亡兄
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
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
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
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
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
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
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
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
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
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訕
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
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
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
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
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
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
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
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
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
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
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
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

簡其秀雋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
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
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
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
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贖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
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
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
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
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
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

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
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
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
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
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
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
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
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
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
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

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
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
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
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
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
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
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
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
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
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

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
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未免於凌奪矣
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
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
有功於民者爲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
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
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
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

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

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祗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

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

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瑒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

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未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榮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脩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

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寘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旣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

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遂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

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賊罪
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冲寵貴綜
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
慰撫之護後坐賊罪懼必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
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
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
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
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
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
呼其名高祖常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

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
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冲竭忠奉上知無
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
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
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
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榮陽郡
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
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
之列以冲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
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

屢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

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頽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

馬困敝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

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遷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

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以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憺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冲言於高祖曰陛下方脩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上中高祖曰朕

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羗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

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
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
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
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
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
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
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
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
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

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
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
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
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
令僕闇弱百事稽墜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
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
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
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

而戰猶出戶而闔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湏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

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湏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

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
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
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
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
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
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
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宥得
預此醮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弗能革其昏師傅何勞
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

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
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
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旣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
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
以爲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
惟言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
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
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
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

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
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
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
沖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
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
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
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
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
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
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忌且理文簿兼

營匠制几案盈積剗厠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
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
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
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
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
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
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
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
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
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

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
僕射亦爲滿矣沖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
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向縛詈辱肆口沖素性
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
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
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
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
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
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
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

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勒應陟兼良宿宜褒
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
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
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
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
爲時宗勲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邱嶺旋鑿覆舟躬睇
瑩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
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沖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
留臺啓知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揔釐
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

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脅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祥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

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竒遂陷竒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雋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竒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

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間
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
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
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
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
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欵塞九有宅
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
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
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

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
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
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
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
爰暨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
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
悟遺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
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
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侯並
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
黃龍蜿蜿遊鱗弈弈冲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
灼典刑勝殘豈遠暮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
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
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
式昭末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
允以間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
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爲中
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間詔令書檄

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間表曰伏
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
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
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
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
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
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
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
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
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
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間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
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
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
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
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
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
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
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

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
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咸謐
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
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
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
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
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饑寒切
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
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
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

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
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問議高祖又引見
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
蒙慈訓酒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
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
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
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
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問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
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
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

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
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
之後問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
石礫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
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
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礫然易明哉或有
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
非佞也問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
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
問對問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

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

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疆弱相兼計十萬人

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未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閩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

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敝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問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問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

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問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問曰蠕蠕使弔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弔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

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間進
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
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
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
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
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問對曰臣伏思太
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
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
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
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
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他
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
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
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問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
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
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
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何者是政何者爲事問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

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間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惟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

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獻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方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脩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

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
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
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
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
之患然立功脩行終能弭息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
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
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
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
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
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

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
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
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
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
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
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
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
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
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
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

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間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問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問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

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問璽書具論其狀問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

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脩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

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最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間朝於行宮高祖謂間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

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乎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

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閻每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

幽州刺史令存勸兩脩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
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
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
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
閭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
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
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
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
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
儒舊告老未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勲

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
金漢世榮旣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
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
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
使弔慰賜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
謚曰文侯閭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
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
所服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
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
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

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授其財貨及老爲二州
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
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相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

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竒斯所
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閻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

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
輿美矣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
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
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
宗監國與公孫獻俱爲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
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
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
暲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
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

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
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
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
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
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救南征沔西
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
騎常侍詔以與蕭曠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
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
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
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二之理直在蕭曠我今遣

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
祖與明根徃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
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
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
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
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辨可出
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
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
是以輦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
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

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大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

子肇襲爵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敝宜速審之若

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相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穆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

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觀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

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
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
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
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連主者諮呈反覆論敘有
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
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義之廢靈太后
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
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
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賵帛七百

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
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
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
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
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
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
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
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
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

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

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

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

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

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

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

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曰

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
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
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
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
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
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
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
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
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贖使劉
績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績相接尋拜中書
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
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貞外散騎常侍從
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
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
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貞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
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
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
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
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
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

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方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

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卽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

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
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數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
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
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
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宫對太學
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
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
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
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
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
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
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
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
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
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
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

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

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

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

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
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
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
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
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
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
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
數依上禮朝拜日日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
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

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
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
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
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
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
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
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
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
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
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

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
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
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
閻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
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
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
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
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頗煩三議于時
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
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
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
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
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
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
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
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
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
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

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也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

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宗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勅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

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
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
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
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
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續注
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
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
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
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
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
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
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
簡無子弟歛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懌弟歛
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聲之盛及清河王懌爲
宰輔歛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
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歛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
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
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

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歛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歛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隲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歛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

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隲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歛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兄歛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
梁沛二郡太守貞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
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龕
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
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
鍾離之北逼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
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
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
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
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
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
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
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領寇淮北數
年而死

續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
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暉於京師數年後
以暉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
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竒字世宗初入
朝拜貞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

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表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向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負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誅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子規早卒

筠弟寧字士文少而聰慧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寧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
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
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于遷魯郡太守高祖
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
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
還除范陽太守

考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
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
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
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
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
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
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爾朱
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

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
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
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
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
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棐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竒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
靈竒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
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
敘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
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
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
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
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旣尅
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鑿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
尅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
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歛於
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

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
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
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
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元休弟憑
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情
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闕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
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
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四

魏書五十六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
 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
 子麤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
 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
 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
 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
 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
 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

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竒親兵數百人在珍竒宅內石旣尅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謂石曰觀珍竒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竒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旣旦羲齎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

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新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感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

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羲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棗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饑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匹尚書奏謚曰

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棗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交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

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想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尔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

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麤置弦誦闕介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歿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

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鑿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大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今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臬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延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今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

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徒義之機學
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
俟令出不報遷秘書監榮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
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秘書監加平南
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
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
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禮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
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
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

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
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闕二將軍司
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踈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爲
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秘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遵祖弟
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姪風稍行及元義擅權
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

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

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麟孫道慄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雋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雋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姪蕩兇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

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
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
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
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
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
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
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
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
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
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
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
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
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
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
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交州刺史

伯猷弟伯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範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臯
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
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

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考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

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姊妹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兖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

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
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搯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

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

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

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

至家斃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效思明至

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

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

也先護深自結託及尔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

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鎮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介朱榮死徐州刺史介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畧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

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比日麤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爲余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
史開封侯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
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
郎中書郎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從弟
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
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
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
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
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
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

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
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
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
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
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尔朱榮謀奉
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
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

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風儀整峻顯祖徵
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
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
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
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勅接蕭贖使蕭琛范雲
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
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

常被詔獨進博士持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

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執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交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
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
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
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
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
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
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
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

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
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
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
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
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
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
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
中追錄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富世幹具釋褐奉朝

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
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
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
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
時人語曰莫儻都買懈孤楷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頻
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
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
衆庶斯饑帝乙罰已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
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
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

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烏
鹵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
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
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
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
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
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
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焉史
起哂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
之湊下浸潤無閒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

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漕分立隄塌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撓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

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又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畚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旣鄉居水際日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

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
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饑靜言
念之具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
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
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
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
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
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

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趨趣北界鄴
下兇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
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疆析骸煮
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
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
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
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
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
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
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

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

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

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
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
亦何能以若此

列傳第四十四

魏書五十六

